

从疫情下 欧美涉华舆论动员的异同 看“西方化叙事”的危机^{*}

汪圣钧 王义桅

摘 要：新冠疫情使欧美普通民众高度关注中国并放大其对华偏见，而以普遍科学原理为基础的人类抗疫经验与立于特殊价值规范的“西方化叙事”之间更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疫情下，欧美发动涉华舆论动员，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西方化叙事”的合法地位，在围观、围攻与围困三个阶段均表现出核心议题的联动态势，同时欧美采用的涉华叙事框架也呈现出较大差异性，沟通性与对抗性的动员手段在同一核心议题的处置中并存。然而，自我、他者和全球层面所面临的多重内部危机却使得“西方化叙事”的维护愈加困难，因此在后疫情时期如何超越“西方化叙事”而走向“人类命运叙事”已经成为紧迫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新冠疫情； 舆论动员； 西方化叙事； 叙事框架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872

中图分类号：D771.2； D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20)03-0004-19

^{*}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重大研究专项“未来30年西方主要国家发展趋势预测”(编号:18VBN008)资助。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 2020 年的全球关键词,其破坏力波及各国公民的日常生活、国内与跨国产业链体系,以及国际政治关系等构成现代世界的各种要素。回顾往昔,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与交往史也是一部和全球疫情做斗争的历史:中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其冲击了欧洲的宗教格局并对三十年战争中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有深远影响,而由资本驱使的欧洲对外扩张实质上便利了病菌的传播,在欧洲以外地区引发多场疾病大流行。^① 作为全球化进程的副产品,流行病代表了推动全球化的必要成本,也催生了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而美国领导的“西方”是其主导力量。但是,新冠疫情却暴露出“西方”全球化治理体系的重大危机。

法国《费加罗报》刊文称,自从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美国热衷于单边行动且无视欧洲盟友,使持续 70 年之久的跨大西洋盟友关系陷入“昏迷”。^② 美国不仅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就突然对欧洲人关闭边境,还试图“买断”一家正在研制新冠病毒疫苗的德国企业,企图使这项疫苗技术“成为美国专用”。此外,美国还因未达到自身政治目的,便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纽约时报》为之惊呼,新冠疫情见证了一个没有美国领导的世界。^③ 因此,与其说新冠疫情是压死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如将其视为瓦解战后“西方”世界秩序的催化剂。2019 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正以“西方缺失”作为主题,坦言反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民族主义已经在西方内部制造了精神分裂(spiritual disunity)。^④

但是,欧美在疫情期间发动的涉华舆论动员也证明了“西方”概念的韧性。美国一方面继续无视欧洲盟友而使追求美国利益优先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其积极呼吁“西方”国家共同组建民主同盟以对抗中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认为,欧洲的“战略自主”之路并不是要放弃“西方”概念:尽管欧洲并不总是赞同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但“西方”价值体系依旧是承载跨大西洋关系的牢固基石。^⑤

^① Jared M.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3, p. 202.

^② Isabelle Lasserre, “Coronavirus: la pandémie plonge la relation transatlantique dans le coma”, 2020-04-26, <https://www.lefigaro.fr/international/coronavirus-la-pandemie-plonge-la-relation-transatlantique-dans-le-coma-20200426>, 访问日期:2020-05-02.

^③ Katrin Bennhold, “‘Sadness’ and Disbelief From a World Missing American Leadership”, 2020-04-23,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23/world/europe/coronavirus-american-exceptionalism.html>, 访问日期:2020-05-02.

^④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0: Westlessness*, p. 8,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assets/user_upload/MunichSecurityReport2020.pdf, 访问日期:2020-05-02.

^⑤ Josep Borrell, “In rougher seas, the EU’s own interests and values should be our compass”, 2020-06-14,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_en/80854/In-rougher-seas-the-EU-s-own-interests-and-values-should-be-our-compass, 访问日期:2020-07-01.

为此,欧洲的矛盾态度在疫情时期表现十分明显:其既拒绝污名化的病毒命名,又指责中国驻外机构宣传抗疫贡献是“散布虚假信息”;既认同中国将新冠疫苗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命运共通”理念,又以人权和航行安全为由干预中国的民族事务与领土主权事务。

基于“西方”概念分化与韧性并存的趋势,中国需要以务实的态度处置疫情下欧美涉华舆论动员,分析其共性与差异,探讨其异同的根源,并寻找超越“西方化叙事”的人类命运共通之道。为此,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释了疫情下欧美涉华舆论动员的理性认知框架,其以应对中国崛起对“西方化叙事”的挑战为目标,通过冲突性或沟通性舆论动员操纵“西方化叙事”的议题与框架,影响公共舆论的导向。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聚焦欧美在涉华舆论动员中议题选择的相似性与框架塑造的差异性。第四部分分析了欧美涉华舆论动员异同的成因,提出其根源在于“西方化叙事”的三重内在危机。第五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与对未来的展望。

一、疫情下欧美涉华舆论动员的分析框架

舆论是一种社会现象,其表现为一个社会中形成的、针对特定议题的主流意见。^① 围绕政治性议题形成的主流意见也被称之为政治舆论,其是政策与治理活动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在政治的框架下研究舆论,必然不能忽视舆论操纵对政治动员的重大意义,而从广义维度理解,政治动员是基于特定政治目标而干预已有公众意见资源配置结构的的活动。作为一种政治舆论动员形态,欧美涉华舆论动员通过控制公众接触的涉华政治信息的内容与传播方式,借助反向叙事改变舆论空间中对华正面评价与负面评价的比例,并为维护“西方化叙事”创造有利的内部舆论环境。

(一) 欧美涉华舆论动员的目标

政治舆论动员的最终目标是获取对施政有利的舆论环境,其具体表现为使该政策主张获得绝对或相对多数公众意见的支持。当前,“应对已经崛起的中国”是欧美对华政策的重要目标,而如何应对中国“挑战”甚至成为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的主要话题之一。以“欧洲天真论”和“再次伟大论”为代表,欧美将中国快速发展的根源归为其前政府错误且软弱的对华政策,而以“自主”和“脱钩”为代表的对华策略正在通过强化自身与旧政策的差异性来俘获渴望变革的民心。但是,从相对温和的“接触”与“遏制”到相对暴烈的“脱钩”与“对抗”,欧美对华政策依旧以全球

^① 濮端华:《论战时舆论动员》,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109-112页,这里第109页。